

九龍文藝

JIULONG LITERATURE & ART

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宣传部 主管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2010 秋季号 [总]

第 03 期



秋天的光芒

文/大窗

在高楼的阳台上，我的视线刚好落在鸟群飞翔的剪影上，它们翅膀上微微透着薄暮的光芒，不由让我想起岑参的诗句“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秋天，单单是色彩的魅惑，就把我的视线引诱得格外深入。

自然静穆和悦，沉寂淡然，却挥毫出色彩斑斓的卷轴。我暂住在黄桷坪铁路四村，卧室外阳台下是交错的铁路，它们裹挟一腔英雄气，勇敢而决绝地奔向远方，留下一段锃亮的光芒在眼前闪烁；客厅窗口面向长江，大江对岸，是林立的楼房和远处黝黑起伏的群山，山色浅深随夕阳，江流日夜变秋声。这秋声秋色丰富的日子，让我独自尽情的享受。

这个秋天，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显得如此特别。我仿佛告别了冗繁琐碎的日子，那些在春天里枝蔓丛生、在夏季里恣意疯长的思绪，渐渐的，消失在秋天的宁静里。秋天，天空高远洁净，大地删繁就简，丰收的喜悦之后，人们才退回到内心，在这洗尽铅华的时间里，那些透着光芒的事物在灵魂的原野上一一醒来。

也许只有在秋天，一个人独处异乡，才会有更多的回望和检索，凡是热闹的地方不会有深刻的艺术；和过去保持一点距离，那么艺术的光芒将永远照耀我们前行。在这样的季节里，我们的眼睛会为之睁开，自我意识会自然苏醒，人性的光芒会熊熊燃烧；在秋天，艺术家们更能展示他们博大悲悯的情怀；在秋天，艺术的创造应该更为丰富。里尔克说，我们希望伟大的艺术将从生活中腾跃而出。

九龍文藝 编委会

总顾问: 刘光全 丁洪 汪丛林 成建国
主任: 郑和平
副主任: 周翔 戎蓉 睦京玲

文学顾问: 江丽 何承玖 杨成放 范国明
美术顾问: 罗力 彭健
法律顾问: 陈万军

委员: 刘朝宏 李文勇 向昌华 宋正贵 余成阔
杨杰 张杰 杨昌永 周存娟 罗雄华
黄钢 彭斌 魏先达

主编: 彭斌
副主编: 杨杰 罗雄华 (执行)
编辑: 万木丹 王元琼 朱伟 张伟 李新华 杨国普
何意富 岳涤 秦成华 黄代红 彭茂伟 张同福

编辑部地址: 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西郊路 27 号区文联
邮编: 400050
电子邮箱: cqjlwy@163.com
准印证号: 渝九内字第 15312 号
版式设计: 谭剑 李剑
印刷制作: 重庆真意文化传媒

Catalogue 目录

● 诸子百家 ----- 001/012

- 屈趁斯
- 老厌奴书亦玩鹅 (评论) 范国明
- 张礼慧
- 从“江姐”到“九妹”(评论) 蓝锡麟

● 本土叙事 ----- 013/022

- 恨狐 (小说) 王富中
- 柳岸的纠结 (短篇小说) 刘浪

● 自由节拍 ----- 027/030

- 亲人守护的村庄 (诗歌) 石子
- 隔着玻璃看一个人 (诗歌) 胡中华
- 灯下翻书 (诗歌) 张守刚
- 星期四 (诗歌) 杨天海
- 在黄龙溪古镇 (诗歌) 王政
- 稗子 (诗歌) 邓成彬
- 举棋不定 (诗歌) 李仁芹
- 宁静的人生 (诗歌) 王海燕
- 月之畅想曲 (诗歌) 邓庆伟
- 倒影 (诗歌) 彭俐辉

● 艺圃撷英 [美术] ----- 023/026

- 丝路绿荫 (油画) 张方震

- 节日 (油画) 张方震
- 秋水行舟 (水彩) 李景芳
- 山乡早春 (水彩) 李景芳
- 康巴汉子 (国画) 曾令富
- 格桑花 (国画) 曾令富
- 乌蒙山的向日葵 (版画) 何浩
- 渝东小镇 (版画) 何浩

[书法] ----- 041/046

- 伍昭富书法
- 书写经典 · 重庆市 2010 年万人硬笔书法大赛
九龙坡区获奖、入展作品选登 (书法)
何浩、黄子倩、莫春晖、严逐见、颜均、
唐颖、罗红宇、吴明春、黄利萍、葛黔中

[摄影] ----- 061/064

- 五彩城风貌 (新疆) (摄影) 周翔
- 边塞秋色 (新疆白哈巴) (摄影) 周翔
- 归 (摄影) 周翔
- 三峡风光 (摄影) 彭世良
- 日出桃花分外红 (摄影) 岳涤
- 童年时光 (摄影) 李代淑
- 远方 (摄影) 颜学伟
- 春到丹巴 (摄影) 山水

JIULONG*

LITERATURE & ART

中共重庆市九龙坡区委宣传部 主管
重庆市九龙坡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

2010 秋季号 [总]

第03期

●封面

- 刊名题字 [刘光全]
- 静物 (油画) [王大同]

●封二

- 李长春在谢家湾小学

●封三 / 名人风采

- 姜昆在走马

●封底

- 西部晨光 (摄影) [成建国]
- 洱海船工 (摄影) [成建国]

散板如歌 ----- 031/036

- 花的记忆 (散文) 走过深秋
- 月夜情怀 (散文) 王鹰
- 因为一棵树改变行走的方向 (散文) 龙河谷子
- 花开的日子 (散文) 叶玉娟

古韵新声 ----- 037/040

- 涪人赋 (三篇)
- 对联集锦
- 冬生、王甸耕、诸成志、程毕华、肖长秀等
- 建设诗社诗词吟诵“迎国庆贺中秋”诗词选
- 邓传斌、周朝诚、刘上之、龙光复、张映辉、田明芳、马业富、谢普华、朱君祥

剧苑曲坛 ----- 047/054

- 望子成龙 (相声) 余成阔
- 婆媳之间 (四人金钱板) 李国仲
- 美丽的谎言 (故事) 黄代红
- 卓文君巧复家书
- 讲述人: 邓树辉 搜集整理: 艾一苇

●歌海拾贝 ----- 055/058

- 干群贴心幸福长 (歌曲) 殷伏 词 / 彭茂伟 曲
- 除夕的夜晚 (歌曲) 石智勇 词 / 李博 曲
- 嘉陵江的孩子 (歌曲) 王光池 词 / 潘裕礼 曲
- 乡亲 (歌词) 王光池 词 / 彭斌 曲

●后起之秀 ----- 059/060

- 天宝实验学校“新茗”文学社作品

●文林藻鉴 ----- 065/071

- 彰显写意与遮蔽写实的辩证法
- 论大型现代川剧《尘埃落定》李伟民

●文史钩沉 ----- 071/075

- 巴县龚有融《退溪诗集》
- 笺注 (之三) (地方文史) 草不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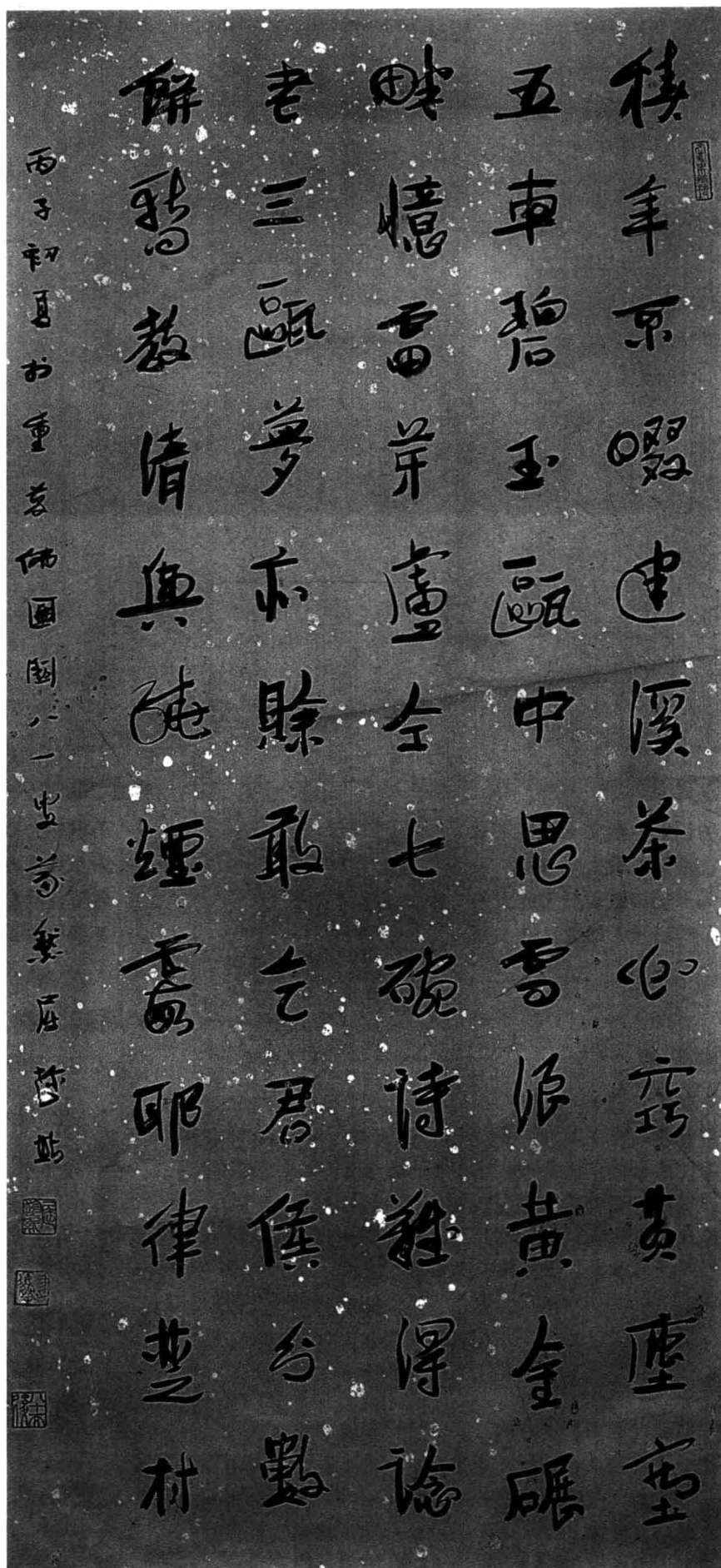
●文艺动态 ----- 076

- 文艺简讯
- 冯莹曼、罗雄华、邓传斌等供稿



屈趁斯

男，1915年生，四川泸县人，重庆市第三十五中学退休教师，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现为重庆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德艺双馨”会员、重庆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甲子臘月初五日 阮圖阮靈北翁吳居注

向黃鰲鵬此信既蒙人口傳言曉白意思幸甚爾人尋味刻畫垂紳江海之漁父影
影嚴整美為歷代畫中上品整齊白黃如大希孤峰隱言遠近公言
代黃鰲鵬此信既蒙人口傳言曉白意思幸甚爾人尋味刻畫垂紳江海之漁父影

jiulong literature and art 九龍文藝



老灰奴书亦玩鹅

——屈趁斯先生及其书法艺术

■ 范国明

屈趁斯先生是当今重庆书坛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别开生面，独辟蹊径的书法艺术风格早已博得书法界人士的高度赞誉，并为人们所珍视。

屈趁斯先生字义然，号慎思。一九一五年生于四川泸州。解放前在四川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之后一直在中专、普高从事教学工作直至退休。现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书法函授大学重庆分校客座教授、重庆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先生幼承庭训，十六岁即临写颜真卿《多宝塔》、欧阳询《醴泉铭》、颜师古《等慈寺》、《董美人墓志》等，神貌毕肖。及弱冠，由于内战频仍，殃灾渐至，先生为生计所迫，作过司书。当时，先生深感正书不能适应社会之需要，即致力行草，临写王羲之《怀仁集圣教序》、王珣《伯远帖》、杨凝式《韭花帖》、智永《真草千字文》等，每达数千遍。由于具有坚实的楷书基础，加之勤奋临池，书艺大进。在大学里，他曾由其姨父张肩重（抗战期间，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下属的上校科长）引荐向名重当时

的书法大家谢无量先生请益书法。后因社会动荡，未能追随谢老左右，但是谢老对他关于书法的谆谆教导，激励先生一生为之奋斗。谢老说过，学生于书法不能步趋老师，须有自家面目。先生铭记在心，并把它作为座右铭。先生先后还刻意临习《龔龙颜碑》、《龔宝子碑》、《史晨碑》、《石门颂》、《大孟鼎》、《散氏盘》等历代名碑，对先秦至明清乃至近代、民国书家均有涉猎。尤其是对《龔龙颜碑》用功尤深。解放后，先生在教学之余，仍是每日临池不辍，在书海中索隐探赜，博观约取，从不间断。每当我们问及他学书经验时，他总说：“书法并非小道。有志于斯道并有所作为者，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集古字，二是讲创新，三是字外功”。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可能会有人说是老生常谈，但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首先，要注意集古字。他说“米芾是一代大师，曾讲过‘（余）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是成家。人见之不知为何祖也。’米芾对前人的文化遗产采取‘集古字’的选择性继承的态度，是非常正确的。”屈老主张“集古字”，他常用的一方“集古字”

的印章就是很好的说明。其次是讲创新。“仅学古人，不成自家面目，不是学习书法的目的。”“集古字”为创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关键还在于不为传统所囿，融汇贯通而加以创造，即“人见之，不知为何祖也”。因此，潼梓先生在《四川日报》上介绍1982年川浙两省书法联展时，评价屈老的书法说，“屈先生书法貌似无法，却自立法度于常法之外，自然流畅，左右逢源”。潼梓先生的评价非常中肯，很有见地。其三是字外功。陆游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屈先生的书法，功夫亦在书外。关于字外功，屈老在《墨余琐录》一文中说过：“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诗歌、散文、戏剧、绘画等不同形式的承传，总是受固有的东方情调所制约，都不同程度地受民族传统艺术的浸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滋养。有成就的艺术家，无一不是对传统文化艺术颇多继承。于书法无论是学术研究、艺术实践，抑或是理论建设，只有对传统继承得最多的人，才富有成效。”屈老特别强调字外功，尤其是在诗歌、中国古典文学、戏剧等领域和其他姊妹艺术中吸取营养。

先生年少时即有诗才。一九八三年，重庆市某诗社举办李商隐诗词专题讲座，邀请先生作主讲，座谈时，某君指出李商隐诗的浪漫主义色彩多出自离骚而屈先生未提及。屈老随口背诵叔祖父屈友兰长联中的几句话：“相如赋，太白诗，坡老词，升庵科第，任数个炳炳粼粼，滔滔汨汨，作些五色文章，无数才人皆后辈”，意谓已考虑到的，勿庸赘语。民国前夕，屈氏家族知识分子甚多，吟诗作赋者亦不少，在良好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屈老对诗词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父亲和叔祖父的教诲下掌握了诗词格律。传统诗词的严谨，作诗的丰富想象、知识的积累，对立

志和心性的陶冶过程，几乎与先生学业和书法创作同时并进，相得益彰。进入中学，先是受教于成都教育界声望颇高的国文教员白将陶亮生及留日生、解放初任云南省副省长的刘披云，由于天资聪敏，进取心强，勤奋好学，就此打下了诗词艺术的扎实基础，也为丰富书法艺术的想象、浪漫与严谨、凝重相兼的内涵打下了牢固的形象思维基础。其诗广泛地收入《蜀风》、《华夏吟友》、《韩祠雅集》、《鹅岭诗刊》等诗词集中，其诗清新味永、立意高远，有诗、词为证：

《吊屈原》：

湘兰沅 动芳馨，又共江声下洞庭。
吊古无由招楚魄，题诗未敢到巴陵。
千秋辞赋成宗伯，一部离骚发怨吟。
遥望汨罗思绍述，几回掩卷哭灵均。

《祖国颂》调鹧鸪天：

叱咤风云五十年，鼎新沧海变桑田。
睡狮早作腾空舞，忧患百年咒逝川。
歌盛世，庆 天，葡人有梦化飞烟。
荷花露冷香犹远，收拾琼珠聚绿盘。

先生对诗歌颇多研究，在谈到诗之格调高低时，先生提到前人把诗人诗作分为诗人之诗、学人之诗和才人之诗。“才人之诗”角胜于当场，令人惊异，但细细咀嚼，则时过境非；“学人之诗”博文强识，倚声应律，但天分有限，其胜人处，也是其逊人处“诗人之诗”，心地空明，意态高远，无物类牵缠，言近旨远，笔短意长，聆之声希，咀之味永。先生非常崇尚诗人之诗。他还主张书法创作应以自撰诗文为主，不应千

篇一律以唐宋诗词入书，这样才能真正丰富书法创作内容，从而通过磨炼字外功来提高书法艺术水平。

先生书法上宗秦汉，下探明清直至近代，真行草篆无不摄取，无不精能。欣赏其作品，乍一看来，方整平淡，无甚欹绝处，但细细品玩，妙不可言，无不令人叹服。关于先生书法，简而言之，有以下几个特点

◎点画精到 内涵丰富

屈先生作书，非常注重点画线条质感。由于他早年刻苦临习颜真卿、欧阳询书体，楷书基础扎实，加之又对二龔浸淫日久，故其书法方圆并茂，左右逢源，他很注重用笔，每幅作品必须要求点画精到，一丝不苟。他很强调下笔“凌空取意”。古人云“字之好坏，得观其下笔处”，屈老作字，意在笔先，凌空取势，下笔迅猛，逆入平出，很有力度，其线条有力能扛鼎之势而绝无柔靡轻滑之姿。由于屈老在技法上对审美规范的严格遵守，其用笔内涵十分丰富，虽八十四岁高龄用笔极其活跃而又从容自如，技艺精湛。

◎变化奇谲 仪态万方

每观屈老作书，排列整齐，布白平正，无甚新奇，但当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玩味，才知美在其中。先生行草，极少有两字相连者，字之布局，有如壮士列阵，整齐均匀。只有当我们仔细欣赏，才识其结体之奇谲，内力之强劲，仪态变化多姿。字与字之间的顾盼呼应，左右映带，早已使整个作品生意盎然了。屈老不仅讲究线条的力度，而且强调每个字乃至整个作品体现出来的力度。一笔一画如同一根钢筋，富有弹性，百折不挠，这是一种力度，一种张力；一个字好比一个壮士，挺胸而立，威严不可侵犯，这也是力度，一种威力；一幅作品，仿佛一支队伍，个个身强力壮，人人精神焕发，也表现一种力度，一种战斗力。研读

屈老书法，处处给人以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

◎骨血峻宕 神韵天然

先生崇尚魏晋，尤对碑学钻研颇深，其书法独具鲜明的个性，一九七九年，先生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书法比赛中荣获二等奖，著名书法家陈祖范先生评屈老书法云：“看似平直，细品之，神韵天然，有音乐回旋之美。”这种回旋荡漾与某些所谓书家那种狼奔豕突式的自我宣泄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先生内在情性在高层次艺术境界的升华。

综上所述表明先生的书法风格独特，众妙攸归。

风格是品评书法的重要条件，也是区分“书家”和“奴书”的重要标志。风格与作者的师承、家学、气质、胆识、文艺修养、审美情趣都有密切关系。风格的形成是缓慢的，积累的功夫越深，风格的艺术性即越强，“大器晚成”、“人书俱老”是符合一个人的认识规律的。

“操千曲而后晓声”

“操千剑而后识器”。

“晓声”与“识器”，必须博览群众，积累知识，奠定基础，深入思考，才能心领神会，融会贯通，对事物有准确的认识。

先生的书法艺术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修远而艰难的岁月里，磨了许多墨，磨掉了丝丝白发，磨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年华，然而先生并不懊恼，先生常说：“我将毕生为宏扬祖国书法艺术当一名老兵，使之具有超乎时空的永恒的生命，使金光闪耀的瑰宝万古能名。”这就是先生的师承、学养、气质、胆识、审美情趣的体现。先生这些观点和经验之谈，无疑给我们的书法艺术实践指明了方向，令我们终身受益。

数十年来，先生创作了大量书法作品，在全国数

十次大展中入展。其书迹遍及全国，还被送往日本、英国、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作品收入《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第三卷》、《古今书家辞典》、《中国当代书法艺术大成》、《中国艺术年鉴》等数十部大型辞书和作品集中，数十家报刊曾介绍其艺术业绩，作品还被国内许多文史研究馆、博物馆、纪念馆和风景旅游名胜地区收藏，镌刻上石，有《行草宋词六十首》、《书法选集》等著作出版。

先生的为人就像他的书法一样，刚直挺立，其人方正简淡，冲和之中包容了丰富内涵。这是熟悉他的人所共知的。他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殷勤施教，不慕荣利，过着清平自在的生活。在《八十戏题小像词》云：“流俗不从世路殊，半床书卷月同孤，嶙峋鲠骨风波里，一怒能安天下乎？怜俊气，爱今吾，吟哦鸦蚓费工夫。不妨往事从头记，桃李英华育几株？”读其诗，可想见其为人，潇洒托落，有空灵之感，诗书名物，别有领悟，信手拈来，都成谛义。

“旧怜俊气闲羈马，老厌奴书不玩鹅”，这是成都一著名书法家取前人诗句书赠先生的对联，悬于先生之阿斋。先生说：“老厌奴书不玩鹅”不如改作“老厌奴书亦玩鹅”好些，我亦以为然。

（转载自《中国书法》1999.11期）





张礼慧

女，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重庆市文联副主席，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声乐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部优专家，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中学时期就读于重庆市第三十五中学。1990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歌剧系，1995年获得“第二届全国聂耳、冼星海作品声乐大赛”铜奖第一名；1992年、1996年先后获得第五届、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三名和第一名；1999年获得美国罗拉多歌剧咏叹调大赛第一名；1998年赴美国罗拉多歌剧院演出，在《蝴蝶夫人》、《斗篷》、《波西米亚人》、《奥菲欧与尤莉迪切》、《修女安吉里卡》和《图兰多特》等多部西洋歌剧中担任女主角，还先后在中国歌剧《芳草心》、《江姐》、《小野小町》等中担任主角，特别是由她担纲主演的浪漫主义歌剧《巫山神女》获得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上海国际艺术节白玉兰奖、首届巴渝文学奖等。被誉为是集“演唱、表演、修养”于一身的歌剧表演艺术家。

从“江姐”到“九妹”

——评张礼慧的艺术成就与追求

■ 蓝锡麟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张礼慧走过而立之年，步入不惑之境，艺术人生正处在黄金阶段。现今她拥有众多职务、称号和荣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委员，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席，重庆市歌剧院副院长，一级演员，重庆大学客座教授，在重庆市近两万名文艺家协会会员当中，鲜有人足堪比拟。这一切，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她选定要走音乐演唱之路大约二十年来，凭借三分天赋和七分勤奋所博得的价值显现和社会承认。

张礼慧丽质清纯，天姿颖悟，从小受到爱唱歌的母亲和学声乐的兄长的艺术熏染。高中毕业后，她一边进厂打工，一边拜重庆群众艺术馆陈光远为师，开始了美声唱法启蒙训练。1987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歌剧表演系，师从程浩教授接受正规培养，从而注定了她人生从艺努力方向。正是在这所中国音乐的最高学府里，张礼慧天生的金嗓子得到了科学开发，使她体悟了如何用嗓，如何发声，如何让歌唱声情并茂，摇人心旌。同时也让她逐步明白了艺术的真谛，真正懂得了天赋加勤奋是每一个成功者不可或缺的基本素质，追求艺术高标必须坚持不懈。因此，当她1992年第一次参加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便获得专业组美声唱法第三名。之后，她并没有自我陶醉，浅尝辄止。1995年初她毅然选择了回母校进修。当时她卖掉钢琴，自费只身闯北京，过着住地下室的清苦日子，师从王秉锐教授学艺取经，精益求精。经名师指点，加上她自身磨砺不已，她的歌唱技巧更合科学，艺术素养更加厚实，演唱水平得到了新的提升。继1995年在全国第二届聂耳、冼星海声乐作品大赛获得铜奖第一名之后，1996年再次参加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

视大奖赛，她终于得到了新的突破，以一首《故园恋》获得专业组美声唱法金奖。这三度求学，三度获奖，就像一幅艺术求索轨迹图，描绘出了青年时期的张礼慧在怎样刻苦用功，拼搏进取。

那时候，张礼慧并非非去进修不可，她在歌剧领域已经崭露头角。1990年参加毕业演出，她一人扮演《芳草心》中孪生姐妹芳芳、媛媛两个角色，就准确而生动地演绎出了姐妹俩的不同性格。毕业分配回重庆不久，重庆歌剧院1991年排演歌剧《江姐》，她又获得了出演主角“江姐”的难得机遇，正可大展专业才华。而且事实上，她也十分珍惜这个令人羡慕的难得机遇，全身心投入以不负重托。在表演中，她紧紧抓住一个“情”字做戏，把江姐对革命事业的献身之情，对双枪老太婆和儿子的母子之情，对同志的战友之情，对敌人的憎恨之情多向度地凸现出来，做到了以情传神，以情动人。在演唱上，她特别注意歌曲的韵味，把美声唱法和戏曲唱腔有机地融合起来，使歌声在豪迈中见婉柔，在婉柔中见刚毅，高昂处响遏行云，低回处胜似溪咽，始终让人揪心萦怀。尤其在最后一场，在《红梅赞》的歌声中，她所扮演的江姐从台前转身走到台后，又一步一步登上红岩，最后在音乐的高潮中再转身定格。整个舞台上，就只有她一个人，她的每一步都踏在音乐的节奏上，走得很慢，很稳，很坦然，江姐的即时心情从她的背部微动传达给在场观众。多少年以后，张礼慧回忆这场演出处理，还说是《红梅赞》把她带入了特定意境中去，她只觉得江姐不是赴刑场，而是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当时她年方25岁，就这样把握住了“江姐”，演唱俱佳，征服观众。至今，《江姐》在重庆演出近百场，备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她也因之而一戏成名，广大观众无



不夸她真实自然地塑造了江姐的英雄形象，报刊文章更用“流畅刚健、声情并茂”形容她的演唱。

首演《江姐》的破航之旅，奠定了张礼慧在歌剧领域的优秀人才地位，确定她不仅属于重庆市，而且属于全中国。第二年，为着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海政歌舞团和中央歌剧院联合排演歌剧《小野小町》，特邀她担任了女主角。该剧在北京保利剧场演出，得到了首都各界的好评，张礼慧也第一次在首都的舞台上展现她的歌剧表演才华。其后两年内，她先后出演音乐剧《我是哪国人》和《冰山情》，仍然担任主角，备受观众青睐。然而，正是这样的表演实践，让她在掌声和赞誉中保持谦逊和谨慎，于成功处发现自己的不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歌剧表演艺术家，不仅要有优美的声音和良好的乐感，而且还得从发声、吐字、运气到台词处理、肢体语言、舞台形象等环节全面提高素质、修养和技能，那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锤炼、不断升华的跋涉过程，来不得半点轻薄、浮躁和俗媚。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可以随随便便成功”。基于这样的感悟、认知和自觉，她在当红时选择进修，无疑是为了日后能够层楼更上，创造更多、更好的成绩。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度励志求学，果然促成了张礼慧进步。如果说 1996 年获得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美声唱法金奖，显示出她作为一个音乐会歌唱家的过人水平，那么，1997 年担纲主演重庆歌剧院新创作的歌剧《巫山神女》，就标志着她作为一个歌剧表演艺术家的创新高度。巫山神女的神话故事千古流传，神女作为东方美神、爱神的化身，早已深入人心。而在歌剧《巫山神女》里，剧本即对神女故事作出了新的诠释，将神女原身改为一块女娲补天所遗落的礁石“朝我来”，无意间制造着长江三峡船毁人亡的人间悲剧。这礁石人化为“九妹”，与船工水旺一见钟情，从人间真爱中激活了善的本性，为铲除悲剧的自然性根源，她不惜牺牲自己，毁灭“朝我来”而化为山峰，变成了另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的巫山神女。张礼慧扮演九妹经受的考验既来自大歌剧本身的高难度，又来自关于巫山神女的传统意识，要表现得入情人理极不容易。可贵的是，已经趋于艺术成熟的张礼慧，从这一个剧本切入到了这一个形象，把“九妹”当作一个复杂的、始终处在痛苦挣扎状态中的特定人物来量身再现，就克服了传统意识可能带给观众的困惑。而对九妹音乐形象的塑造，她更把握住了特定人物的情感脉络，十分注意音乐的强弱、快慢、激情和抒情的对比运用，从而让“九妹”完美地进入了观众的心中。这一部歌剧代表重庆参加 97 国际歌剧舞剧年演出，在首都剧场演出三场，然后又在中国艺术节展演，在北京、天津、成都和三峡大坝建设工地巡演，到处都受到热忱赞扬。作为中国少有的浪漫主义大歌剧，《巫山神女》以其大胆创新和优美动人，获得了 1998 年度“文华新剧目奖”、“优秀导演奖”、“优秀表演奖”和 1999 年全国“五个一

工程奖”。

当时，张礼慧扮演的“神女九妹”以其声音的表现力、高难度的技巧和对人物的细腻把握，赢得了专家的充分肯定和报刊的热烈追捧。1997年8月27日，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歌剧研究会举办的《巫山神女》晋京演出座谈会上，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女高音歌唱家孙家馨说：“张礼慧得美声唱法全国大奖第一名时，我就认为她会成为最好的歌剧演员。声音富有激情，字正腔圆，人物刻画很好，是在用歌声表现人物性格，用声音感人。”戏剧评论家余林说：“我认为张礼慧有竞争‘梅花奖’的实力，她的表现力，她的声乐水平，她的风度以及她对人物把握的分寸都非常适度，这是很难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石惟正说：“现在国内声乐具有一种通病，重声不重情，重高音不重中低音声区，重强声不重弱声，张礼慧树立了正确的榜样，她的半音很好，中低音能放得下来，你在任何时候都听不到一个只顾声音，没有感情的段落。”当年9月在天津巡演期间，天津交响乐团男高音歌唱家李华典对张礼慧在最后一幕的大段演唱赞叹不已，认为“不仅具有很强的艺术功力，而且也唱出了人物的内在感情”。9月4日的《今晚报》上，发表署名学宽、铁龙的评论文章《新奇·深刻·壮美——大型歌剧〈巫山神女〉赏析》，更以大段文字写到：“女主人公九妹，集人与神、善与恶、爱与愁于一身，人物性格在生与死的强烈震撼中发展、转化、升腾。她貌似冷酷，实则善良，感情真挚而强烈，顾大义全大爱而勇于献身，是一个感情跌宕、心理变化复杂，极富个性美的特定艺术形象。”张礼慧“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特定人物性格特征及发展脉络，以其宽阔的音域、优美的音色、细腻的表演，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巫山神女。不论

是倾诉爱情还是发誓献身，她的几处感情色彩强烈的咏叹调，都令人倾心动情，形神难忘。”来自不同层面的众多奖掖表明，从“江姐”到“九妹”，张礼慧的艺术人生的确是在攀登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峰。

令人惊奇的是，正当“神女九妹”好评如潮的时候，张礼慧又选择了进修求学。这一次她是走出国门，飞越重洋，到西方大歌剧大本营之一的美国去“取经”。1998年底，美国克罗拉多歌剧院艺术家中心面向全世界招收歌剧演员，她以优异的成绩脱颖而出，成为到那里学习正宗西方大歌剧的中华第一人。在美国两年多，张礼慧克服了语言不通、饮食不惯、气候不适的诸多困难，发奋学习歌剧艺术和参加演出实践。美国老师教她用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听唱，进行台风练习和形体训练，每项课程都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使她学会了在放松状态下演唱，把自己发挥到极致。在国内经王秉锐教授、赵碧璇教授严格而规范的培养训练所打下的厚实基础上，她在美国进一步提高了艺术修养，对演唱西方大歌剧必须做到声音要适合人物，演唱和表演要服从于和服务于塑造人物形象，要有驾驭音乐的能力，并与乐队和指挥达到默契，全都有了更新、更深的体会。克罗拉多歌剧院每年要安排三部歌剧，张礼慧从不放过实践机会，总要尽可能参加，原文原唱，镀得了真金方肯罢休。2000年应邀在歌剧《蝴蝶夫人》中担任女主角巧巧桑，她以富有感染力的演唱和动人的表演，把这个东方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使在场观众无不动容。随后又在歌剧《斗篷》、《波希米亚人》、《奥非欧与尤莉迪切》、《修女安吉里卡》、《图兰多特》中担任女主角，同样博得盛誉，被称为集演唱、表演于一身的修养全面的歌剧表演艺术家。

在美国期间，还有两件事令张礼慧终身难忘。一是1999年4月，她报名参加了克罗拉多国际歌剧咏叹调大赛，在有300多名世界各地优秀青年歌唱家参赛的激烈竞争中，经过三轮角逐，她以第一名获取金奖。当地的《丹佛报》报道说，“中国的女高音张礼慧”“用她饱满浑厚的声音演唱完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和《清教徒》中的咏叹调‘耳边响起他的声音’后”，她“用她非常成熟的声音和光彩照人的表演赢得了评委的赞同”。二是同年同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她代表留学生，身穿一件绿色的旗袍，含着热泪演唱歌曲《我爱你中国》，唱出了中华儿女的爱国深情和博大胸怀，让总理一行也因而流下了动情的热泪。时任驻美大使的李肇星赞扬她是“中美友好大使”，“为中美友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由于秉持着这样一颗爱国赤心，2001年初，已能用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捷克语、拉丁语演唱西方大歌剧的张礼慧，谢绝了美国方面对她的诚意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归她的祖国中国，她的故乡重庆。

回归重庆后，张礼慧担任了重庆市歌剧院副院长，也仍是歌剧演员。她深切感到，直辖后的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变化日新月异，但歌剧人才奇缺，这既是一种遗憾，又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她明确认定，歌剧是展现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艺术综合实力的标志，是一个城市文化水平和经济的体现，自己应该为故乡重庆的歌剧事业发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为此，她与院领导班子齐心协力，带领演员先后排演了《费加罗的婚礼》、《弄臣》、《波希米亚人》、《红珊瑚》、《蝴蝶夫人》、《伤逝》、《货郎与小姐》、《小二黑结婚》、《蝙蝠》、《芳草心》等多部中外经典歌剧片断，借以提高本院的歌剧表演整体实力。她出面邀请美国专家、声

乐博士、歌剧导演朱迪丝·奥尔来渝讲学和指导排练活动，自己在现场担任翻译，在重庆声乐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又邀请著名旅美华人男高音歌唱家范竞马来院讲学，介绍国外最新的歌剧、声乐动态，同样使大家耳目一新，受益匪浅。经过两年多共同努力，重庆歌剧院的声乐水平大幅提升，在全国及全市的声乐比赛中取得了可喜成绩。

张礼慧本人，回国以后依然是本色不改，进取不已。继1999年在重庆多次举办讲座式独唱音乐会之后，2003年11月23日，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表演艺术委员会、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局在首都天桥剧场隆重举办了“张礼慧北京独唱音乐会”。著名歌剧艺术家、音乐评论家刘诗嵘特意为这场音乐会撰写了题为《不忘昔日荣光再创今日辉煌》的评论文章，充分肯定这是“一台丰富多彩的独唱音乐会，充分显示了她多方面的驾驭曲目的功力，说明她比以前更成熟了”，并且寄望她在“振奋中国歌剧界的精神、开创重庆歌剧事业更辉煌的未来的工作中起到带头作用”；同台献艺的特邀嘉宾王立民也说：“张礼慧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一个有定力的人，一个有能力的人”“给我们这些搞歌剧的同行树立了榜样”。

事实上，张礼慧越是取得成功，越是不懈努力。尽管《巫山神女》已获奖无数，但她和她的同仁们并未满足，从2003年起，仍在继续打磨，一心要将其打造成精品，力争成为经典剧目，对“九妹”她简直进入了“人”我同一的艺术境界，四年多来一直都在悉心体认，她思悟独到的说：“《巫山神女》全剧除了序与尾声共四幕，分别为毁船、祭江、献血、毁礁，因此对应这四幕，我也把九妹由礁石成为神女的心理路程设定为发现、醒悟、抉择、牺牲。”这样的分析

定位不啻于从形象层面深入到哲理层面，而这样的深入恰是优秀艺术家区别于平庸艺术家的必备条件。张礼慧臻于这种深入，说明她已经进入艺术自由境界，不仅对特定表现对象九妹，而且对今后塑造别的艺术形象无不大有助益。惟其如此，当《巫山神女》经过反复打磨，2007年6月重新展现在舞台上时，“九妹”相当程度上已不再是十年前那个“九妹”，而是更真、更善、更美，十年前那种由恶变善多少有点欠缺内在逻辑依据的瑕疵已经不复存在，代之张扬的乃是自然物的人化以后爱的迸发和善的结合，从而使第三幕的抉择和第四幕的牺牲更加水到渠成，更加真实感人。整个第四幕她几乎从头唱到尾，这也是对她的能力和定力的考验，尤其是那一大段长达十二分钟的咏叹调“思绪纷纷”更是让人荡气回肠，全场她都穿着一袭几乎布满舞台的洁白长裙演唱，因此她几乎不能有太多的动作和调度，全凭她的演唱来打动观众，事实上每次唱完，剧场里往往都是鸦雀无声，几乎连一颗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按惯例，歌剧里的角色每唱完一段咏叹调观众都要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每次听完这段咏叹调，观众安静极了，他们屏住呼吸连掌声都不敢给，生怕打搅了九妹的思绪，更害怕破坏了这美好的意境，她的演唱完全把观众深深地吸引住了。当舞台上的九妹身披长裙冉冉上升化作山峰之际，观众仿佛身临其境地感到，巫山神女就是这样轰然诞生并化为永恒的，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渲染，在世界歌剧发展史上并不多见，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更具有创新意义。十年以后的全新演绎使她2007年12月在苏州举行的第十届中国戏剧节上获得“优秀表演奖”，2009年5月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10年4月获得上海戏剧白玉兰主角奖。

艺无止境，张礼慧的艺术追求也无止境，从“江姐”到“九妹”，经过近20年的努力和磨练，张礼慧已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她认为作为歌剧演员，首先要唱出人物，即使观众不看表演也能被听感动，她虽然学的是美声唱法，也演了许多原汁原味的西洋歌剧，但她特别注意把美声唱法和中国民族韵味相结



合，声音圆润又吐字清晰，虽然“江姐”和“九妹”同是中国歌剧，但她在吐字和用声上都是有所不同的。其次，她的表演细腻、感情真挚很有分寸，她常说“艺术家应该比别人更真诚，还应该比别人更完美。”所以，无论在戏里还是在戏外，她给人的印象都是朴实而真诚的，无论做什么都是全身心的投入，非常严谨认真，体现出一位艺术家的修养和素质。

如果说“江姐”是她歌剧形象塑造的起点，那么“九妹”却不是终点，而只是个中途转折性高点和新的起点。她尤其心存梦想，殷切寄望重庆的歌剧能有大的发展，高雅音乐的演出及质量能有大的飞跃，同时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歌剧人才，让高雅艺术走近普通观众，这一切都像她的为人一样纯粹，只要获得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生态环境，应当能够变为现实。

恨狐 (小说)

■ 王富中

临江镇的第一场雪，一般在十月初。这个时候，彭溪河上刚好有一种叫恨狐的鸟开始啼哭。那些呜呜呜的声音，仿佛十个月大的婴儿撕裂着喉咙，一直沿着彭溪河上游飘到下游，把临江镇的人们从疲劳中解脱出来。

彭溪河的源头在哪里，没有人关心，只知道它从很远的地方来，穿过了无数座山，汇集了无数条溪流。也没有人见过恨狐这种鸟，它们总是出没在雪后的夜里。当然，有着更可怕的传说，见着了这种鸟就会遭殃，会有大祸临头。吴疯子就是见着了恨狐后疯掉的。发疯前，他是临江镇最有名的捕鱼手。他驾着自己的渔船，在彭溪河上打捞起各种各样的鱼，它们都闪着细嫩柔软的光芒，在阳光下映着他的脸，就像给寒冷的冬天里带来了意外的温暖。那时候，吴疯子是临江镇众多姑娘追慕的对象，修福就是其中的一个。三十年前的修福美丽漂亮，挺着高高的鼻梁，发鬓高鬟，名唇皓齿，总是穿着棉纱衣裙。如今的修福已经老去，时间把她撕扯得满面沧桑。她的躯体已经干枯，并且弯曲，她时常对着彭溪河自言自语。但是，她的眼睛依然还闪着当年的雪亮光芒，像彭溪河里鱼的鱼鳞。

彭溪河的水极冷，有人说它是从很远的雪山上流下来的。十月初的第一场雪就开始让彭溪河结冰。九月末，临江镇的人就收好他们的渔船和网，以防冻坏，然后开始等待明年春天的阳光。这些时候，临江镇的夜晚总是响起恨狐的哭叫，那些断断续续的声音，像幽灵一样在空中飘荡，然后寻找一丝一毫的缝隙钻进去。九月后的临江镇，家家户户都用窗纸把所有能够察觉的缝隙封起来。修福把窗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贴在窗上，那些窗花和雪一起开放。

吴疯子其实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疯。他总是在

十月初发病，到第二年的三月又好了起来。临江镇所有的人都坚信这是恨狐的缘故，发了病的吴疯子也时常像恨狐一样啼哭深夜里很少有人分得清那些飘在空中的声音是恨狐的还是吴疯子的。他总是在很多的人面前大声叫吼，我见过恨狐，我真的见过恨狐。在吴疯子的描述中，恨狐的身形像鱼，有着紫红色的鳍一样的触翅，呼吸时呼哒呼哒地扇动，只是没有鱼一样的鳞甲。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样的说法。发了病后的吴疯子让修福感到陌生，他不再像几十年前的那个捕鱼好手吴祝了，即使是没有病的时候，他也呆坐在屋子里一动也不动，有时候也去彭溪河边，一直走，到很远。

修福的家和吴祝的家只相隔一条巷子。那时候，修福有一个天真的想法，吴祝会娶她为妻。然而，吴祝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迎娶了另外一个很会持家但毫无容颜的女人。他结婚的那天，修福正在彭溪河边洗她的棉纱衣裙，她看见吴祝戴着很大很艳的红花，走在迎亲队伍的最前面，这让她想起了土匪抢亲的镜头。修福把心中的失落和怨恨溶解到了木盆的脏水中，她兜头向他泼去，发出泼辣的笑声。吴祝胸前的大红花被淹得耷拉了下来，他歉意地向她笑，然后满身脏水地去迎娶新娘。修福拿着棉纱衣裙站在彭溪河边大口大口的揣气，可泪水却簌簌地落了下来，溅在石板上，叮咚叮咚的响。

吴祝爱生吃鱼。他把那些切好了的鱼片放在嘴里，露出坚硬的牙齿，扑哧扑哧的嚼起来，生龙活虎的。修福想起以前在他的渔船上，他说，迎娶新娘前一定要生吃很多的生鱼片，让那些鱼的腥味从他的家一直飘到新娘的家。那天阳光很明媚，修福看着吴祝把网从河上收起来，网中有很多活泼乱跳的鱼儿，鳞甲在阳光下五彩斑斓。她仿佛嗅到和吴祝家相隔的那条巷